

甲骨文所见商代水环境

张 兴 兆

内容提要：商代水环境可以通过甲骨文有所揭示。不同种类的水体称名及相关地貌用字、包括河流、泉水在内的一些水名及大量从水地名反映了商人对水环境的认识。卜辞中所见黄河流向应为北行的《禹贡》河；滴水为黄河支流，后世或易名为淇水。甲骨文中出现一些与水灾有关的文字及辞例，水灾问卜集中于洹水流经的殷都地区。甲骨文所见水上交通、渔猎活动等反映了商代的多水环境，历史地理学等相关学科亦可提供佐证。


关键词：甲骨文 商代 水环境 水名 黄河 滴水 水灾




水环境是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狭义的概念指相对稳定的、以陆地为边界的天然水域及其所处的空间环境。结合特定的历史氛围，本文以甲骨文为视角探讨的商代水环境主要指地表天然水体的分类称名与空间分布。

一 甲骨文中反映水环境的专名

由文字形义判断，甲骨文已出现不同类型的水体称名及相关的地貌用字；由文字结构与辞例内容可以揭示包括河流、泉水在内的一些水名及大量的从水地名。




（一）水环境地貌用字


水，字形作（《合集》10151 正），像流水。卜辞有用其本义者，表示液态物的水，如“来水”（《合集》10159）。甲骨文似已称某条河流为“某水”，如“洹”或称“亘水”（《合集》34165）；“滴”或称“商水”（《合集》33350）；陈梦家先生揭“虫水”（《合集》10151 正）疑为洧水^①；另有疑为河流之“非水”（《合集》28299）。



川，字形作（《屯南》2161：“川敦邑”）、（《合集》10161：“川湮”）、（《合集》28180：“即川燎”），像两边有岸，中有流水的河川，上揭三例皆用其本义。

^①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97页。

疑有河流称作某川者,如“桐川”(《合集》5708)。

渊,字形作 (《合集》21252 “奏渊”)、 (《合集》24452 “田于渊”)、 (《屯南》722 “在渊北”),像潭中有水之形,本义当为渊潭。《管子·度地》:“水出地而不流,命曰渊水。”《说文》:“渊,回水也。”《尚书·汤诰》:“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是商代已将“深”与“渊”联系在一起。由上揭“奏渊”可知,殷人以渊为山川类自然神祇之一。“田于渊”、“在渊北”则以渊为地名,或因其地有渊藪而名之。

州,字形作 (《合集》18103),像川流中之有土地,本义当为水中陆地,今作洲。《尔雅·释水》:“水中可居者曰洲。”《说文》:“州,水中可居曰州……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商代或已有九州之观念,《诗·商颂·玄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九有即九域、九州之地。

泉,字形作 (《合集》8379)、 (《合集》34165)等,像泉水流出之状,本义即为泉水。《说文》:“泉,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卜辞有用为本义者,如“泉来水”(《合集》10156)。殷都之西为太行山,山麓多有泉水,《诗·邶风·泉水》:“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殷人对泉水当较为熟悉,卜辞多有某泉之称,或分写,或合文,皆为泉名。陈梦家先生以为“卜辞所谓泉指一条水流”^①,但不能将泉与河流等同。如洹泉当指洹水上游之泉源,不能将其等同于洹水^②。








甲骨文中的水环境地貌用字还有一些^③,但在卜辞中或本义未显,或孤例乏证,在此不予详说。这些地貌用字的创制说明商人对水环境相当熟悉并有深入的了解和认知。

(二) 水名

商代水环境地貌景观包括大量的河流、泉水与湖泊,反映在甲骨文中就是一定数量的水名及从水地名。甲骨文中的水名大多从水,但也可以将水旁省去,如沁一心、泷一龙皆是。由卜辞内容能够断定为水名者,包括:(1) 所涉之水 “涉”后除人名外的名词;(2) 所祭之水:祭名后的从水之字;(3) 称某泉者皆为泉水;(4) 其他:

①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65页。

② 今安阳以西有珍珠泉,即为洹河的水源之一,并且水量不小。甲骨文中的“泉”或即指这样的泉水。

③ 试举几例: 汜,字形作 (《合集》5540),本义为水中小洲。《尔雅·释水》:“小洲曰渚,小渚曰汜。”汜,字形作 (《合集》35246),本义或为河水岔出的地方。派,字形作 (《合集》3753 正),《说文》:“派,别水也。”汜,字形作 (《合集》8367),《说文》:“汜,水别复入水也。”甲骨文有字形作者,宋镇豪师谓为今之邕字,邕一作壅。《说文》:“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又《左传》宣公十二年“川壅为泽。”卜辞有“夷左汜”(《合集》30757),“左”,可能是殷墟王邑宫室区一带洹水曲隈之泊舟处或王家池苑所在”(见氏著《夏商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05页)。

根据辞义如某来水或泛舟于某水而判断为水名者。据上述标准揭水名于下：

河，“王其涉河”（《合集》5225）；“率年于河”（《合集》10085 正）。《尚书·盘庚》“惟涉河以民迁”之“河”与卜辞同，为黄河之专称。

滴，“王涉滴”（《合集》27802）；“率年于滴”（《英藏》2287）。滴水缺载于史籍，其地望有四说：漳水、沁水、清水、淇水。

洹，“洹来水”（《合集》8315）；“侑于洹”（《合集》28182）。洹水流经殷都，即今之洹河，亦称安阳河。

沁（心），“鱼……沁……𩺰……”（《合集》22370 + 2815）；“贞涉心狩”（《合集》14022 正）。《说文》：“沁，水出上党羊头山，东南入河。”沁水即今豫北黄河之支流沁河。

隅，“……藿（观）隅，亡……”（《屯南》2212）。《说文》：“隅，水出赵国襄国之西山，东北入寢。”甲骨文中的“隅”或为海岱地区“隅夷”之“隅”^①。

洹，“燎于洹”（《合集》14362）。陈梦家先生以为洹或隶作隅^②。按，洹与隅其形有别，应为两字。洹水所在，不详。

漓，“燎于漓”（《合集》20710）。漓水所在，不详。

淄，“淄其来水”（《合集》10163）。《水经》：“淄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入于海。”或释作油，非^③。

今水，“……王至于今水，燎于河……”（《合集》14380）。今水当为黄河的一条支流，郑杰祥先生以为余即澮（按，澮见《合集》30429 + 30402 “其率河……于澮酒”），当即后世的阴沟水^④。《水经》：“阴沟水出河南阳武县蒗荡渠。”

出水，“目于出水”（《合集》10155 正）；“燎于出水”（《合集》10151 正）。出水所在，不详。^⑤

淩，“寻[于]淩”（《合集》8358）。淩水所在，不详。

浞，“其祝浞”（《合集》30614）。浞之所在，不详。

淖，“贞涉淖”（《合集》7320 左半 + 13421）。淖水所在，不详。

龙（泂），“令众涉龙西北”（《怀特》1654，“在泂”（《合集》3755）。泂之所在，不详。

①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第785页。

②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97页。

③ 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273页。

④ 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42页。又黄天树读“余”、“澮”为方位词“阴”（见《说甲骨文中的“阴”和“阳”》，载《黄天树古文字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

⑤ 陈梦家认为出水可能是洧水（见氏著《殷虚卜辞综述》，第597页）。杨树达说“甲文有洧字……盖即洧水也。”（氏著《积微居甲文说·释洧》，北京，中国科学院排印本，1954年）按，陈说不确，甲骨文另有洧字。洧之为洧，可备一说。

 24416	溼 8355	 36956	澍 24339	 36494	 《屯南》 2263
 8351	汙 32277	 21114	洵 36753	洸 37637	澗 37475

二 甲骨文中的河、滴二水

河、滴、洹是甲骨文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三个水名，除了作为祭祀对象，其自然河流的属性在卜辞中多有反映。洹水的情况主要是水灾问卜，下一部分再作讨论。由卜辞来看，河、滴当为两条大河，在商代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黄河

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河”的卜辞，多为对“河”的祭祀。其中也有反映黄河流向及其与殷都方位关系的卜辞，如：

癸巳卜，𠄎，贞令师般涉于河东。（《合集》5566）

弔于河东……洺奠即又……（《合集》34255）

行东至河。（《合集》20610）

由以上“河东”及“东至河”之语，说明殷人所接触的黄河多为南北流向，其流经殷都之东当无疑问。卜辞又有：

贞于南方将河宗。（《合集》13532）

是黄河应先流经殷都之南，然后北折经过殷都之东，这与《禹贡》、《汉志》河的流向大致相同。那么殷商时期，黄河是北行冀州，还是东北走兖州呢？郑杰祥先生曾通过考察卜辞中与“河”同版地名的地望来探究黄河流路，得出的结论是：商代黄河下游的部分河道，大致是从卜辞雀地以北即今河南省郑州市以北，向东流经卜辞雇地以北即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北阴沟水西；然后折而向北，流经卜辞宿地即古宿胥口也即今河南省淇县东南、浚县西南；又折而向东，流经《尚书·洛诰》黎水以南即今河南省浚县以南；流经卜辞东地以西即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的故县村以西；又折而向北流经卜辞戚地以西即古戚城也即今濮阳市北戚城屯以西；流经卜辞祈地以西、马地以西即今河北省大名市东南一带。^① 据郑氏所考，黄河在濮阳以下走大名东南，为《汉志》河的流向。验之卜辞内容，是有些疑问的。

卜辞中有大量“观河”、“目于河”、“往于河”等辞：

贞王其往观河，不若。（《合集》5158 乙）

乎目于河，有来。（《合集》8326）

贞翌丁卯乎往于河，有来。（《合集》8332 反）

^① 郑杰祥 《商代地理概论》，第 349—350 页。

一般认为这些多为祭祀黄河，但由辞意看并非遥祭。它辞：

□戌卜……王……河……沘。(《合集》14556)

□□卜，□，[贞]……其沉于河，夷羊。(《合集》30436)

殷人对黄河的祭祀应有很多是要实地到黄河之滨的。如按《汉志》河的流向与流路，殷都距黄河最近的距离也有二日的行程，显然有些远了。甲骨文中涉河之辞颇多，还有不少占卜商王涉归之辞。

己[亥]卜，𠄎，贞翌庚子王涉归。(《合集》5231)

辛卯卜，争，贞翌甲午王涉归。(《合集》5233)

癸未[卜]，贞翌丁亥王涉[归]。(《合集》5235)

就其贞问时间而言，多为占卜一到几天之后的涉水行为，如黄河为《汉志》河流向，则一日是绝难“涉归”的。所以，卜辞中反映的黄河流向应为北行的《禹贡》河而非《汉志》河，刘起舒先生就认为是传统《禹贡》河也即胡渭所说的邺东大河故渚^①，然而安阳以上的河段流路是有疑问的。史念海先生曾详细考察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他实地揣度地形，认为“那时的黄河流经今淇县、浚县之南，由濮阳县之西南北折，经内黄县，而至河北省临漳、成安诸县……”^②所以黄河下游的主河道在浚县以下并非由大伾山西侧北流，而是向东绕了个大弯子才经过邺东的，这应是包括商代在内相当长时期的黄河流路。

(二) 滴水

甲骨文中“滴”出现的卜辞有30多条，多具自然河流的性质，其中有许多“涉滴”之辞：

王其省，涉滴，亡灾。不雨。(《合集》27783)

王其涉滴，射鹿，亡𠄎。(《合集》28338)

王其田，涉滴至于𠄎，亡𠄎。(《合集》28883)

商王经常涉渡滴水，则滴水必距王都不远。卜辞出现的所涉之水有河、滴、沁、渠等，涉河与涉滴之辞最为常见。河在殷都之东已为定论，则滴必在王都的另一个方向。涉之原义为以足趟水过河，但在卜辞中已引申为渡河之意，其方式无外乎利用舟船或者造桥。滴水之上可以泛舟。卜辞有：

□丑卜，行，贞王其𠄎舟于滴，亡灾。在八月。(《合集》24608)

𠄎，或释为“寻”，寻舟即再次动用舟；或释为“帅”，读如率舟，谓舟在河中顺流而行。虽然众家考释不一，但都可反映滴水之上行舟之实。滴水既可荡舟，亦可捕鱼。卜辞：

① 刘起舒《卜辞的河与〈禹贡〉大伾》，《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

② 史念海《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夷滴鯀，以……（《合集》28426）

滴后一字像张网捕鱼之形，或认为是一象形专字，也有人认为是陈鱼之祭。

前引诸辞对王涉滴一事进行占卜，说明所涉之水不会太小。有卜辞：

丁亥卜，𠄎，贞𠄎𠄎于滴。

𠄎不𠄎于滴。（《合集》8310 正）

于省吾先生释𠄎为汨没之汨^①。此辞是贞问𠄎地是否会被滴水陷没，则滴水必是一条不小的河流。另有卜辞：

……于滴丧人。三月。（《合集》1082）

可见滴水或因水量大而会吞没人的生命。

以上卜辞可以反映出殷商时期滴水的基本情况：一条可以泛舟捕鱼，可以陷地淹人的大河，其地距王都不会太远，亦不太近。学界对滴水的考索形成四种说法：漳水说^②、沁水说^③、清水说^④、淇水说，迄今仍无定论。如前所述，滴水不可能在殷都之东。其他南、西、北三个方向，就地形而论，殷西不远处即为太行山地，所以就河流整体而言，滴水不大可能在殷西。由卜辞“……滴北……九麓”（《合集》33177）及“于滴南泚……北……”（《合集》33178），我们可以确定滴水为东西流向（这是总体上而言，不排除某些河段为南北向），则滴水应在殷都的南面或北面。罗琨先生根据卜辞“于滴，王逆以羌”（《合集》32035），认为商王所逆之羌乃召方，指出召方“当晋南与豫西交界地带之说较为合理”，“可见殷墟卜辞中的滴水是指靠近殷都，且在其西南的一条河，合此条件值得注意的有淇水”^⑤。以流向和流程而言，今天的淇水似乎并不完全符合前述卜辞反映滴水的情况。但需要注意的是，河流不似山岳，其流路多有变迁。考释古代河流地望，必须以那个时期的河流状况为准，而不能完全以今推古。受黄河决徙的影响，其下游地区的河流今古相较，可谓面目全非。就淇水而论，先秦时期当是一条大河，不会像现在多在狭窄的河谷中穿行，《诗·卫风·氓》“淇水汤汤”可以为证。淇水还见于《邶风》、《鄘风》，所以先秦时期的淇水应在浚县、汤阴、内黄一带流过，不会像今天这样的短程。结合史念海先生的考证^⑥，当时的淇水东南流至今淇门，并未继续南流入黄河，而是折向东北，经大伾山西，流至内黄入黄河。这样的一条淇水与卜辞中的滴水大体相合。至于滴水何以后来称作淇水，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𠄎》，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20—421页。

② 葛毅卿《说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4分，1938年。

③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④ 郑杰祥《释滴》，《殷都学刊》1988年第2期。

⑤ 罗琨《卜辞滴水探析》，《甲骨文与商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选集》，江苏省甲骨文学会编印，1999年。

⑥ 史念海谓“周定王五年以前，由淇县和浚县之间下至内黄，所有的只是一条淇水。”见氏著《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

古史渺茫，实难揣度。值得注意的是，花东卜辞：

丁卜，在𠂔，其东狩。一

丁卜，其二。一

不其狩，入商？在𠂔。

丁卜，其涉河，狩。一二

丁卜，不狩。一二

其涿河狩，至于𠂔。一

不其狩。一（《花东》36）

𠂔为一期常见田猎地，斟酌辞义，𠂔当与商同在河西，𠂔距商都、黄河皆不远，由此或向东涉黄河而狩，或涿河至𠂔而狩。“涿”与“涉”义当不同，“涿河”或为沿循黄河之义^①。则𠂔当为黄河以西的一个地名，或即后世的淇。淇河今入卫河处为淇门，滴水入黄河处或即为𠂔（或滴水流经𠂔地）。商亡后，便以𠂔为之易名，再变为淇。

我们在此论证滴水为淇水之说，但并无十足的把握。受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历史时期自然河流水道变迁既繁且巨，历史地理学让我们认识到黄河下游支流支津如何受主河道变迁的影响，滴水当然也难以独善其身。安阳以南、源于太行山东麓的河流为数颇多，有的已不见于文献记载，有的虽有记载但难悉其详（如荡水，今天的汤阴河），有的今天已湮废不存，有的已从汤汤大河变为涓涓细流。滴水的前世今生或许就隐没于此亦未可知。

三 甲骨文所见商代水灾

甲骨文中有几个与水灾有关的字，卜辞中有不少贞问水灾的辞例，由此可对商代水环境有另一方面的了解。

（一）甲骨文水灾之字

（1）𣎵（灾），字形作𣎵、𣎵等形，罗振玉先生以为灾“象水壅之形，川壅则为𣎵也。其作𣎵、𣎵等状者，象横流氾滥也”^②。可见，商代灾字的形成即源于水灾。初期像洪水泛滥之形：𣎵、𣎵，继之加“一”像水壅之形：𣎵，再继之加声旁为形

① 此为笔者猜度，原因是同版已有是否“涉河”狩的贞问，“涿河”不当与“涉河”同义。孙亚冰以为涿当为“濶”，从“𣎵”，从字音上或可联系𣎵一𣎵一𣎵，𣎵有水边之义。以此推测涿河为循河之义，虽证据不足，亦为一曲折之解。

② 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见氏著《殷虚书契考释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03页。

声字𣎵、𣎵、𣎵。此字是甲骨文中表示灾祸的常用字，已不局限于表示水灾。

(2) 昔，字形作𣎵(《合集》3523)，叶玉森先生曰：“契文昔作𣎵、𣎵，从𣎵、𣎵乃象洪水，即古𣎵字。从日，古人殆不忘洪水之𣎵，故制昔字取谊于洪水之日。”^①张秉权先生曾揭两条对贞的卜辞^②：

庚申卜，𣎵，贞昔祖丁不黍，佳南庚𣎵。

庚申卜，𣎵，贞灾祖丁不黍，不佳南庚𣎵。(《丙编》394，即《合集》1772

正)

“昔”与“灾”对用，其不同或为笔误所致，或正透露出“昔”、“灾”同源，二字原本相通。

(3) 浹，字形作𣎵，像城邑四周有水，示浸淹之义。《说文》：“浹，溼也。”卜辞：

□丑卜……川浹。(《合集》10161)

此辞虽残，但可推测应是贞问河川泛滥是否会让城邑遭受水灾。

(4) 益，字形作𣎵(《合集》18803)，“象皿水溢出之状”^③。到小篆，皿上之水横写，引申为“加”和“多”的意思，另造“溢”来表示本义^④。卜辞：

……贞洹……

……翌辛未益……(《合补》7021 甲)

此辞贞问洹水是否会涨溢。

(5) 次、盜，字形分别作𣎵、𣎵，“次本来是出口水，引申为水多出来。这在古书上专用𣎵字……𣎵就是溢，就是衍，就是汗漫无涯涘”^⑤。而“由于表义的特点不太明显，于是加了一个舟用作形旁以突出河水泛滥，同时仍用次作为声符”^⑥。次、盜在卜辞中可用为江河之水外溢泛滥。卜辞：

乙卯卜，贞今𣎵泉来水次，五月。(《合集》10156)

丙寅卜，洹其盜。(《合集》8315)

陈梦家先生认为盜“释滔更为直截，《广雅·释言》‘滔，漫也’”。第二辞是贞问洹水漫岸^⑦与否的。

① 叶玉森《说契》二棠，参见《甲骨文字诂林》，第1104页。

② 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考释》中辑(二)，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第457—459页。

③ 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见氏著《殷虚书契考释三种》，第402页。

④ 倪海曙《关于水的字(下)》，《语文建设》1964年第5期。

⑤ 张政娘《殷虚甲骨文“𣎵”字说》，载《张政娘文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⑥ 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72页。

⑦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65页。

(6) 衍, 历组有字形作𡿨、𡿩、𡿪等, 旧释为永, 孙亚冰将这部分字形分离出来, 释为衍^①, 其本义即漫溢, 可表水灾。卜辞:

𡿪其入王家。(《屯南》332)

丙辰, 贞其……商𡿪。(《合集》32925)

甲子, 贞大邑受禾。

不受禾。

甲子卜, 不联雨。

其联雨。

甲子, 贞大邑有入才𡿪。(《合集》32176)

最后一辞占卜是否有连绵雨, 大邑庄稼是否有好收成, 则衍有水灾之义甚明。

(二) 甲骨文水灾问卜

甲骨文中含“水”卜辞 70 余条, 含“川”卜辞近 20 例。川、水义近^②, 卜辞中的“水”除了少量是生活用水的性质, 大多是对水情或水灾的贞问。

(1) 对河流来水的贞问

……商水大……(《合集》33350)

丙寅卜, 洹[来水]不□。(《合集》8315)

乙卯卜, 贞今𡿨泉来水𡿪。(《合集》10156)

淄其来水。(《合集》10163)

“来水”之水当指洪水。由这些辞例可以看出商人对自然属性河流的关注, 在汛期来临时, 对河流涨水情况进行占卜。

(2) 对“大水”、“不水”的贞问

贞今秋禾不𡿨大水。(《合集》33351)

癸丑卜, 贞今岁亡大水。

其有大水。(《英藏》2593)

丙戌卜, 贞𡿨𡿨在先不水。(《合集》5810)

丙子, 贞不川。(《合集》33352 反 + 《宁》1.525)

“大水”或指某条河流泛滥, 或指降雨过多而形成的涝灾, 如对秋天庄稼是否会碰到水灾问卜, 表明商人对洪涝灾害的忧虑和关注。“不水”、“不川”或认为是河流的涨水情况。

(3) 对降雨导致水灾的贞问

① 孙亚冰 《衍字补释》, 《古文字研究》第 28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年。

② 赵诚谓 “从卜辞来看, 川的某些用法和水相同, 如 ‘丙子贞, 不川’、‘丙戌卜, 贞……不水’, 都指涨水。”见氏著《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 第 194 页。

丙申卜，其雨。

丁未卜，亡水。

有水。(《合集》33357)

壬寅卜，𠄎，贞不雨，佳兹商有乍𠄎。

贞不雨，不佳兹商有乍𠄎。(《合集》776 正 + 《乙》7618 + 《乙》7619 + 《合补》3220)

单是过多的雨水即可形成涝灾，也可能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形成洪灾。其中第一辞占卜下雨和水灾的时间相隔一句，尤见降雨导致的灾情。

(4) 水灾的危害

戊午卜，争，[贞]水其馭兹邑。十月。(《合集》13584 正乙)

□戊卜，[贞]水弗𠄎禾。(《英藏》2430)

壬申卜，川敦邑^①。

壬申卜，川弗敦邑。(《屯南》2161)

水灾的危害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城邑人居的影响，一是对农作物的影响。第三条卜辞正反对贞，问河川涨水是否会对城邑造成威胁。

(三) 甲骨文所见洹河水灾

洹水，今名安阳河，由殷墟以西的太行山流出，穿过殷墟后注入清漳河。洹河紧邻王都，商人与之关系非常密切。较之黄河等其他河流，洹水的水灾更为直接，影响更大，因此卜辞中洹河水灾之辞颇多。

癸亥卜，争，贞洹弗[乍]……

□□卜，争，贞洹其乍兹邑[𠄎]。(《合集》7853)

□□[卜，𠄎]，贞洹弗乍兹邑[𠄎]。

□□[卜]，𠄎，贞洹其乍兹邑𠄎。(《合集》7854 正)

其乍兹邑𠄎。四月。

洹弗乍兹邑𠄎。(《合集》7859 正)

上揭诸辞皆是贞问洹水是否会“乍兹邑𠄎”。兹邑应指殷王都无疑。洹水对王都商邑造成的灾祸即是洪水，前举“水其馭兹邑”^②、“川敦邑”义当同此，皆指洹水而言。他辞如：

辛卯卜，大，贞洹𠄎，弗敦邑。七月。(《合集》23717)

① 方稚松揭“敦邑”二字合文，见氏著《甲骨文字考释四则》，《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② 姚孝遂以“馭”为𠄎，意为“压”，为“毁”。见氏著《殷墟与河洹》，《史学月刊》1990年第4期。

这条卜辞讲的也是洹水与王都的关系。}当释为引,导引之义^①。此辞意为导引洹水不让其伤害城邑。卜辞又有:

丙寅卜,洹其盗。

丙寅卜,洹[来水]不□。(《合集》8315)

……洹不次。(《合集》8317)

……贞洹……

……翌辛未益……(《合补》7021 甲)

都是对洹河水情是否会泛滥成灾的贞问。




综合来看,甲骨文中的水灾问卜集中于洹水流经的殷都地区,基本上不见黄河、滴水等其他河流为害的记载。所以商代虽然是多水的环境,但并无大规模河决改道的迹象。


四 补充讨论

以上主要是从文字形义及辞例内容两方面对直接反映水环境的甲骨文材料进行的讨论,现再通过挖掘更多甲骨刻辞的有关水环境信息,并结合相关学科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考察。

(一) 水上交通的反映

古时交通往来,陆路不如水路便捷,相较于今日,水运的地位更为重要。水上交通的发展一方面需借助于交通工具的进步,同时更需要有舟船航行其上的水泽河川。甲骨文中的涉渡、用舟、水运之辞颇多:

一期辞例 “王其涉河”(《合集》5225)、“乎子斐涉”、“令子衡涉”(《合集》6477 反)、“马方其涉河”(《合集》8409 + 《辑佚》18)、“涉羌于河”(《合集》536)、“涉师”(《合集》5812)……不备举,仅此即知涉渡之人众。涉越大河多用舟楫,亦有以气囊代舟者,如涉河“舟由囊用”(《合集》5684)。浅水河道的涉渡更为简单,甲骨文字:  (《合集》36908) 像持杖涉水;  (《英藏》547 正) 像履石渡水;  (《瑞典》附 9) 像浮水游泳。^② 正由于川泽较多,遍布于商人的生存地域,甲骨文中才会出现各色人等、形式多样的涉渡之举。

商代舟楫之用,卜辞习见,如“寻舟”(《合集》24609,或谓帅舟,指顺流而行)、“出舟”(《屯南》4547,乘舟出航)、“ 舟”(《合集》33691,推舟)、“乍王

① 于豪亮《说“引”字》,《考古》1977年第5期。亦有释}为弘者,则“洹弘”即洹水上涨,河面宽大。参见杨升南《殷墟与洹水》,《史学月刊》1985年第5期。

②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第298—299页。

舟”(《合集》13758 正,建造王舟)、“省舟”(《怀特》1456,省察用舟)、“玫舟”(《合集》32850,设舟或造舟)、“析舟”(《合集》32834,解缆动舟)、“剝舟”(《合集》6073,用缆绳系舟)^①……多种用舟之举反映了商人所处地域的多水环境。

商代水运被广泛利用,包括商王巡游、贡纳、贸易、军事行动等。

庚寅卜,王洹,辛卯易日。(《合集》20272)

乙亥卜,行,贞王其舟于河,亡灾。(《合集》24609)

此为商王乘舟巡行。



贞羊畀舟。(《合集》795 正)

贞禽来舟。(《合集》11462 正)

舟之贡纳,当走水路无疑。粮食征纳,亦用水运,卜辞:

壬午卜,争,贞令登取湿黍。(《怀特》448 正)


宋镇豪疑这是一处选址于水道附近的粮仓,取其交通运输之便,类似文献所述钜桥粮仓^②。

商代水运还被用于贸易往来,金文中有字形作 (《集成》3.1459)、 (《集成》4.1838),像人挑着贝站在船上,这应是乘舟进行贸易的商人。水运用于军事,有大量卜辞为证:

□申卜,方其于东。(《合集》11468)

壬子卜,王,贞羌不其于东。(《合集》19758)

夷用洹于之若,夷方……(《合集》27996)

□亥卜,旁,贞羌舟启,王。(《合集》7345)

频繁的水上军事行动正可说明其时水泽河川甚多。如果说后世水上交通需借助于人工运河的开挖,商代水运主要靠天然河道。岑仲勉先生认为“征诸水文历史,水川往往本来相通,越后乃越多阻隔。”^③商代河流的天然相连,应是其时水环境的一个特点。

(二) 渔猎活动的反映

渔业以自然河湖中的鱼类资源为基础;狩猎则有赖于良好的生态环境所产生的一定规模和种类的野生动物资源。商代水环境可由生物的栖息地来考察。

甲骨文中捕鱼的记载并不多,但有几条很能说明问题:

戊寅,王狩膏(郊)鱼,擒。(《合集》10918)

商王像田猎一样捕鱼,规模定然不小。捕鱼地点是在郊外的河湖,前举“夷滴鰕”

① 宋镇豪 《夏商社会生活史》,第302—304页。

② 宋镇豪 《夏商社会生活史》,第402页。

③ 岑仲勉 《黄河变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3页。

即是。

丁卯卜，王大获鱼。(《通》749)

“大获”乃言捕鱼数量较多，而有明确数字记载的卜辞：

癸卯卜，𠂔获鱼其三万，不□。(《合集》10471)

一次捕鱼三万尾，可以想见水域之广。又：

乙未卜，贞𠂔获𩺰。十二月。允获十六。(《合集》258)

𩺰，或指鲟，即鲟鱼^①，乃大型鱼类，重可达千斤，绝非小的河流与池塘所能容纳。

田猎卜辞中最能反映商代水环境的是兕与麋的狩猎记载。

擒，兹获兕四十，鹿二，𤝵一。(《合集》37375)

允获麋四百五十一。(《合集》10344 反)

□□，贞乙亥𤝵。擒七百麋。(《屯南》2626)

兕为大型兽类，一次捕获四十头不可谓少^②。雷焕章先生证兕为野水牛^③，其水栖的特性当无疑问。甲骨文“兕”出现约300次，擒获地有30多处，是商代最为常见的田猎物之一。麋是适宜生活在湿地中的大型野生动物，随着湿地的逐渐消失，野生麋已在中国灭绝。上述两辞分别在武丁和武乙不同的时期。庞大的捕获数量足以说明湖沼湿地的大面积存在。

(三) 相关学科的佐证

商代水环境与湿润的气候相联系，是龙山时代以来多水时空环境的延续。河湖水面宽阔，沮洳藪泽遍野应是商代地貌景观的一大特点。历史地理学等相关学科，可为此提供一些佐证。

由商代往前上溯，《管子·揆度》曰：“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虽有史前洪水的背景，也可反映出当时地貌的常态应到处是涝洼积水的情况。有学者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发掘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发现这两处遗址都位于较厚层的河流湖沼沉积地层之上，表明当时这里河流和湖沼较多，水的条件比今天还要好。^④ 比较丰富的降水，其水文效果之一是河流径流量的增加和平原内部洼地蓄水面积的扩大，从而形成湖泊的扩张。^⑤ 这种状况至少持续到仰韶温暖期的结束即商代晚期。胡厚宣先生遍览旧籍，认为“古代北方川流特多，湖泽广布，地势卑洳，水潦汪然，

① 参见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6页。

② 胡厚宣先生曾揭一辞“□子卜，𤝵，贞王逐百兕，𤝵。”见《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载氏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外一种）》。

③ 雷焕章《商代晚期黄河以北地区的犀牛和水牛——从甲骨文中的𤝵和兕字谈起》，《南方文物》2007年第4期。

④ 王守春《历史时期野生亚洲象与犀牛地理分布变化与气候环境变迁若干新认识》，《历史地理》第18辑。

⑤ 王会昌《河北平原的古代湖泊》，载《地理集刊》第18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

故人民不能不择丘陵而居之”^①。商代华北平原的湖沼应远远多于后世。就商代王畿而言，在今安阳市区以东的洹河两岸及南岸约3—4公里以内地区，经勘探发现，地下分布有一层深黑色或棕黑色沉积地层，推测是洹河冲击扇前缘承压水形成的湖沼沉积物。^②而在殷都南的今辉县地区“近太行山麓一带，有十分丰富的承压水，并有多处露出地面，构成一条泉水溢出带……地下潜水水位很高，一般距地表1米左右。这样的水热地理条件，使这一地区全新世湖沼兴盛……而泉水溪流更是不计其数”^③。

甲骨文不见黄河洪水泛滥为灾，反映的黄河流路也没有什么变化，商代黄河的长期安流是极其可能的。谭其骧先生认为“自有历史记载以来的几千年内，黄河的灾害并不是一贯直线发展，而是中间有过一个大曲折的。”黄河决徙不定主要是由洪水和泥沙所致，历史上黄河水患的原因是“整个流域内森林、草原的逐渐被破坏，沟渠、支津、湖泊的逐渐被淤废”。战国以前，“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期，所以原始植被还未经大量破坏，水土流失还很轻微”^④。有学者考证黄河中游地区“距今8500年至3100年温暖湿润，生物成壤作用旺盛”。“古土壤顶部与黄土底部交界处的时代应在商代末年至西周之际。”^⑤商代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其携带的泥沙会远远少于后世，中游良好的植被可以涵养水源，削减夏季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洪水。商代黄河下游众多的湖沼和支津可以分流、蓄纳洪水，有效地减少河患的发生。需要指出的是，历史时期黄河为患与下游地区人类活动的强度有关，自战国大规模筑堤以来，人与水争地的现象十分突出，使得黄河不能按自己的河性自由流淌。商代由于人口相对较少，人地关系和谐，使得多水环境能够存在却少有“河患”的发生。

（作者张兴兆，197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收稿日期：2011年7月26日

① 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载氏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外一种）。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考古》1998年第10期。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孟庄》，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④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⑤ 王晖、黄春长《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